

爱为财死

□李月亮

分手时,爱还没完。
当时他发了笔不大不小的意外财,和她谋划怎样花掉。他的意见是去西藏旅行,那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;而她想买一件貂皮大衣,那也是她长久的愿望。然后就争论起来,倔强地各自坚持,倔强地要求对方妥协,倔强地等着对方认错悔改,可惜谁都不想悔改,这么等着等着,就散掉了。

爱为财死。
后来他用那笔钱独自去了西藏,在那里遇到另一个独行的女孩,相爱,结婚,生了儿子。孩子大些后,一家三口去过很多地方,十分美满和谐。只是他心里始终残留着她未完的爱,偶尔想起她,心里总有说不清的遗憾和愧疚,相处的美好,分手的潦草,都成了他心里的结,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夜里将他缠住,他会梦到随她去拜见父母,心里有清晰的忐忑和喜悦;也会梦到她坐在床上,怀里抱着咿咿呀呀的小男孩,是他的儿子。梦醒后,总不胜唏嘘。有次他站在肯尼亚大草原上,忽然想,其实那次不去西藏又有什么关系,人生那么长,总有机会的,为此葬送掉一段活生生的感情,真是不值得。

其实后来她也遇到了阔绰的男人,相识不久就送上好的貂皮大衣给她,她知足而嫁,婚后丰衣足食,工作也不必做了,专心在家带女儿。也还是会想起他,心里有跟他一样的遗憾和不甘,看到衣柜里多日不穿的貂皮大衣,也会想,这东西真那么重要吗,跟一个

人相比?

他们人生相关的最后一个场景,就是她气急败坏地大吼一声“停车”,然后从他那辆破二手车上跳下来扬长而去。两人的爱情也就在那一刻急刹车,亲密关系戛然而止,从此各自奔赴不同人生。

谈不上追悔,只是觉得,不该是那样的,就算分手,也该是慢慢停下来,悠长地断了。

无论如何是过去了。他们十年未见,也未联络。再相逢时,孩子都已经会吵架了。

那一天他和她面对面坐着,心里有说不出的疏离和亲近。她女儿粉嫩粉嫩地端坐她身边,像个骄傲又漂亮的小公主,她让女儿把零食分给他儿子,女儿不干,说他太脏了,说他的手太黑——他们刚出去玩了一个月,小孩不经晒,被大太阳烤成了非洲小孩。他也一样,又黑又瘦,皮肤也比十年前糙了许多,和她记忆里的样子出入很大。她有些失望。聊了一会儿知道,他还开着一辆低档车,也没买房,赚点钱都花在旅行上了,积蓄居然只有四位数。她谈豪车、谈红酒、谈高档会所,他一无所知。

而他的失望不比她小。
这些年她没工作也没读书,生活的全部就是老公、孩子、商场、美容院,如今虽然披金戴银雍容华贵,见识却比当年更浅,他兴致勃勃谈非洲酋长国的奇风异俗,她却惊异于他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奔波于路上荒废时间。他说儿子跟非洲小孩玩得很多,她说有什么用?有那份钱和时间不如

请个家教学钢琴。他儿子在餐厅里乱跑,跟服务员玩闹,她找到证据,说:看,都让你带野了,以后怎么能踏踏实实学习呢?

走的时候,她开她的豪车送了他们一程,到了他租住的普通小区楼下,她心里暗自庆幸,幸亏当初没嫁这个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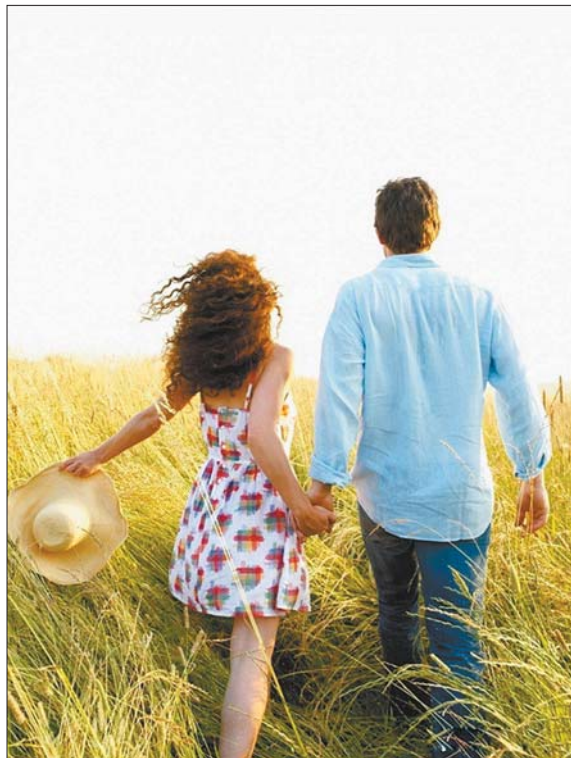
他带儿子下了车,看她急急忙忙带女儿赶上去上芭蕾舞课,也长长舒了口气。

就此别过。就此放下。就此心中再无挂碍。

原来当初分手并非偶然,关于那一笔钱的用途,他们确实有不可调和的矛盾,关于后面人生里的所有钱,也一样。他理智地设想,若当初和她结了婚,她一定会因为他赚钱少又喜欢到处跑而吵闹,而他也断然不会容忍她想把商场搬回家的渴望。要真有了孩子,到底是养成他儿子这样无拘无束的野孩子,还是她女儿那样流连于各种培训班的乖乖女?这还真是个问题。八成会很分裂。他想到这儿,不禁苦笑。

对一桩婚姻来说,感情是头等大事,而金钱观应该可以并列第一名。没钱也许还不要紧,最致命的是有了钱该怎么花。如果对于把钱花在哪里这件事存在太大分歧,那么感情每天都遭受重创,用不了多久就得咽气。就好像两个土匪,合伙出去打劫时可以情比金坚,万一成功后分赃不均,一定马上就横刀相向了。

有钱人因为感情不和而分手,不可惜;有情人因为金钱观不合而分手,一样不可惜。



碎碎念

什么时候更像爱人

当你不时时刻刻把他当做爱人予取予求时,或许他才更像你的爱人。

□绿袖

前些天,几位女友相约驾车去南山赏红叶。车刚开到郊外,就发现有个轮胎没气了,左顾右盼,附近好像也没有什么修理厂。正在大家束手无策之际,只见蓉儿撸起袖管,从后备箱里取出工具和备胎,熟练地用千斤顶把车托起来,拧螺丝、换备胎,动作之娴熟,看得我们目瞪口呆。

换了车胎后继续上路,大家自然而然聊起这个话题:假如汽车坏在路上,第一时间你会找谁?除了蓉儿含笑不语,女友们的观点惊人地一致:汽车坏在路上,当然要打电话找老公嘛!让他决定是送去修理厂还是自己动手呗。

可是找老公救驾真的比送到修理厂方便快捷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我对此就颇有感触——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,我从超市里出来,发现车怎么也打着火了,情急之下本能的反应是抓起手机,向老公求援。当时老公被堵在下班的路,我在寒风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着他的身影。到了以后,他鼓捣了半天,说可能是蓄电池没电了需要更换,于是打的去买了新的换上,再一遍遍地发动,车依旧是打着着火。这时附近的修理厂都关门了,俩人只得沮丧地打道回府。待到第二天找了救援车辆把车拖到4S店检修,发现只是很常规的小毛病:火花塞坏了需要更换。如果当时打个咨询电话,说不定立刻就能发现问题所在。车修好了,我却感到心情沮丧。

朵朵呢?上个月在路上发生了小擦碰,也是打电话让老公来帮忙处理。事故是早晨上班时发生的,等到保险公司定完损已经是中午时分了。耽误了半天工作,她老公打了无数个电话解释、道歉,转脸和她说话的时候怨气冲天: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?你知道我一天要接待多少客户吗?哪个都不能怠慢的。言下之意大家明白:我忙着呢,哪有时间处理这

些琐事!
没错,通常来说,多数男人算得上工具主义者,擅长修理物品、电脑维护、购买家庭硬件等。理论上,你的车啊、电脑啊出了问题,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扔给男人,因为你天天帮他熨第二天要穿的衣服,作为交换也是理所应该的。

不过男人才不这么认为。他们需要费心应付的事情太多了——加班加点,忙跳槽、忙升职、忙发展客户积累人脉……他们不光没有精力去掌握更多的技能,把自己变成称职的电脑工程师、汽车修理员,即便有这样的技能,对女人那些无休无止、理想化的要求,他们也时常心不在焉,或者是疲于应付,结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。

议论了半天,女友们的结论是:自己能独立解决的事情,还是自己解决吧!其实也没有多辛苦,这个社会的服务产业已足够发达,就算你做不了,也能找到专业人员来搞定。

可是朵朵不认同了:当我们什么都自己动手来做时,我们还要老公干吗?他还像我的爱人吗?

蓉儿忍不住发话了:男人的前途忽明忽暗,家庭收入飘摇不定,女人的姿态也就无法超脱。整日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地过日子谁受得了?最重要的是他有一技之长,踏实能干且明白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。其他的,就不必强求了。

可不是,在职场上如鱼得水、从厨房里端得出创意菜,还换得了轮胎的蓉儿,算得上是个全能主妇。她那因经常出差在外而难以顾家的老公不免心有愧疚,于是蓉儿时不时会收获一些惊喜:明明车里没油了,第二天急着用车时却发现油箱是满满的;天刚冷就发现方向盘已换上了毛绒的把套……

看来,总是能满足所有需求的完美爱人是并不存在的。当你不时时刻刻把他当做爱人予取予求时,或许他才更像你的爱人。

名家言

当你老去

□李晓

一个女人在山坡上吃力地移动着脚步,她矮小,驼背,背着一背篓从山上收割的柴火回家。

“妈,妈!”一个男子朝她呼喊奔去。女人慢慢放下背篓,眨着眼睛,看清了,是她在城里工作的娃。“妈……”男子一把抱住了妈,妈的身体,像屋后山梁上枯瘦的高粱秸秆。

这个男子,是我的一个朋友。朋友对我说,那天,他看见母亲满脸的皱纹,像庄稼地里爬满了蚯蚓。妈,我怎么一直没在意您脸上的皱纹啊,看见时,齿轮一样绞痛了我的心,朋友感叹说。

朋友说,他妈年轻时,是十里八村出名的乡村美人。他的父亲离去时,一直拉着美人妻子的手不松开,他的父亲临终时说:最后,还想亲上她一口。朋友的父亲早早地走了,让妻子拉扯着几个孩子长大,然后上学,工作,离开她。妈妈的背影,成了朋友乡村记忆里的黑白底片。

妈妈的皱纹,是什么时候爬上了额头,布满了脸,孩子们不知道,孩子们都忽略了,好比忽略了乡村里那些吹来吹去的风,没想到,妈就在风里老了,苍老得那么厉害。“看见母亲那沧桑的皱纹,才知道,母亲在自己心里有多重”,朋友说,“母亲那些皱纹,延伸在岁月里,成为我们一生也走不完的路。”

十多年前,妻子柔嫩的肌肤丝绸般细腻光滑。走过了这些年的婚姻旅程,有一天,发现彼此额头上的皱纹,丝绸缓缓变成了棉布。“等我老了,你真的还在乎我吗?”这是妻子常常问我的一个问题。

我到底该怎么回答,我会像年轻时一样爱她吗?年轻时,她诱人的气息像麝香,而当她年迈,我还爱她什么?



一次一次,我对妻子这傻乎乎的问题,一直含糊其辞。我不会欺骗她,我要诚实地面对岁月给我出的这一道考题。

有一天深夜,母亲突然牙龈流血。父亲不想惊动我,身材比较肥胖的父亲,背着母亲,一步一步到医院求医。

第二天上午,父亲才打来电话,说母亲在医院,问题不大,是牙龈发炎了。我和妻子跌跌撞撞赶到医院,看见父亲,正一勺一勺给母亲喂白糖水。我看见头发花白的父亲,双手抖动着,而母亲,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开了嘴。

我望见父亲和母亲,星星点点的老年斑,满脸皱纹。在医院走廊,我一把抓住妻子的手,轻声说:“你不是问,当你老了时我还在乎你吗,我就像爸对妈一样对你……”妻子落泪了。谢谢您,我年迈的父亲,那一天,您让我找到

了最现实的答案。

沧海积累起层层叠叠的皱纹,有一天成为桑田。在桑田的所有回忆里,是涛声。而一个人,和你一起在岁月里变老,积累起了皱纹,皱纹的回忆是什么?

有一天,我回到了故乡的山冈上,看见两棵并排站在山冈上的老树。铠甲一样的树身,诉说着久远年代里的风吹雨露。乡亲们告诉我,这两棵树,有上百岁了,依偎在山冈上,有一次遭遇雷电风暴,把树身劈成了两半,后来,它们又根连着根,相互支撑着,再次伸展成参天大树。

我摩挲着那沧桑的树干,心里涌动着感动的潮汐。在山冈上,我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:“亲爱的人,你来看看这两棵相互依偎的树,我爱你,并不是爱你娇弱的枝条,我爱你,更爱你经历风暴过后,那向上的参天枝丫,因为,我们的根连着根。”